



源於奧運

### 好戲還在後面

巴黎奧運落下帷幕，體育迷觀眾經過17天捱更抵夜觀賞賽事，支持港隊運動員，見證他們踏上奧運舞台，甚至奪得獎牌，一幕幕讓人興奮得難以入睡，如今到閉幕了難免有點失落，雖然如此，但其實仍有很多體育賽事接踵而來等着我們觀賞。除了一直都有大量香港球迷追捧的英超，有些在香港舉行的國際賽事，也很需要大家的支持，例如剛舉行的「2024年世界棍網球女子U20錦標賽」，棍網球於2028年洛杉磯奧運成為正式比賽項目，現在在香港就能讓大家先睹為快；另外又有美國NBA球星訪港參與姚明基金慈善賽等等，其實體育迷的節目還是多姿多彩的。

今個月28日，巴黎殘奧會就會開幕，這其實也是非常重要的國際體壇盛事，但由於觀眾普遍不太重視，就算香港隊有好成績奪得獎牌也好，其重視程度很難與奧運會相比，過往因為成本問題，以及難以得到廣告商支持，多數沒有電視轉播，只能靠香港殘奧會自己拍攝短短兩三分鐘片段予電視台新聞報道一下；但自上一屆奧運起，政府連續兩屆購入奧運電視版權予各個電視台，條件之一是電視台也要一同播放殘奧賽事，雖然如此，但由於缺乏商業及觀眾支持，也只能要求電視台每天轉播精華片段及一些香

港隊比賽賽事，希望可以慢慢喚醒觀眾對殘奧的重視，殘奧運動員其實同樣也是付出汗水去爭取好成績，值得我們去支持。

巴黎奧運及巴黎殘奧之後，香港就要準備迎接一年後、2025年11月9日開幕的「全國運動會」（全運會），這個全中國最高水平的綜合運動會，香港賽區會負責8個競賽項目：包括劍擊、場地單車、高爾夫球、三項鐵人、手球、U22籃球、沙灘排球、七人欖球，及一項群眾項目保齡球，這8個競賽項目，香港電視製作人也負責過，但水準就要看大會要求：如果像香港平時本地賽事或外隊來港比賽，平均會用8至10部機拍攝；而單車因為在香港舉行過世界盃、世界錦標賽，比賽水準較高，拍攝要求就相對高一些，多達15至16部攝影機，雖然聽起來只是攝影機數量不同，但其實攝影機種、類性能都很重要：例如高速攝影機拍出來的畫面質感會美化很多；但若安裝微型攝影機於單車上，畫面出來的速度感及主觀感又不同，每個比賽每個時刻要求哪一種感覺，就是我們體育傳媒製作人的工作。常掛在口中「要拍攝製作達到奧運水準」，現在全運會來了，發揮的機會也就來了，就我們剛剛從巴黎奧運會所見、所學的知識，如何融會貫通，能做得媲美奧運呢？就要靠大家加油，發揮創意，辦好戲將這個全運會帶給全港乃至全國觀眾欣賞。



方寸不亂

### 老友「撞到正」

香港電影「新浪潮」潮漲潮退至今近半個世紀，日前在香港電影資料館重看許鞍華1980年執導的《撞到正》，這是一個激動時刻，銀幕上的他與她，是那樣的風華正茂，銀幕下的他與她，臉上已難掩歲月的痕跡。在座有監製、導演、演員、藝術設計、化妝等台前幕後人員，他們在電影院坐上了「時光機」，來了一次時光倒流44年之旅。

《撞到正》是香港新浪潮電影初期代表作之一，以粵劇戲班為故事背景，是一部時裝靈異電影，黑色喜劇少不了蕭芳芳的精彩演繹，她在該片的喜劇感豐富，有不少神來之筆，在今天仍然能把觀眾感染得笑翻。蕭芳芳的女兒和女婿都有前來欣賞，看後豎起大拇指，大讚電影好看。

觀後蕭芳芳動情地說，幾位老戲骨都已不在，昔日拍片的歲月，那份溫暖和追憶，她看到想哭了；再說重看此片，她謙稱對自己的演技並不滿意，笑說想「擲雞蛋」和「擲番茄」；話口未完，她對劉天蘭先「擲高帽」了，稱讚劉天蘭不為演戲而演戲，反而演得比她要真樸。

許鞍華在44年後的今天，重看自己執導的第二部作品，觀後第一句感性的說話就是：「很开心，大家都活着！」是的，大家經歷了近半個世紀，仍然能活着聚首一堂，分外珍重，活着的人看活着的歷史，別有一番感受。許鞍華認為，今天重看此片，比當年更有感覺，因為片中很多古老傳統文化，今天已經沒有了，很是可惜。作為該片藝術設計的李樂詩表示，傳統文化藝術，需要推廣給現代新進戲劇的傳承者，將之發揚光大。

電影懷舊，少不了導演嚴浩、陳果、朱家宏、時裝設計師鄧達智等，他們都是楊凡和蕭芳芳的老友。話說此次盛會，緣起於楊凡，他在書展看到電影《撞到正》一小片段，告知該片主角蕭芳芳，兩人萌起重看此片之念，楊凡在香港電影資料館包了一場，各自邀請老朋友觀賞，一呼百應下，老友們得以在這裏「撞到正」。



蕭芳芳在現場分享觀後感。作者供圖



書聲蘭語

### 《文訊》雜誌與封德屏

當我們到台北時，偶爾在車水馬龍的街上，看見公巴士的車身，經常寫有一些美麗的新詩，當我們還在驚愕之間，詩歌與巴士已穿梭而去；當我們搭乘捷運（地鐵）時，看見車廂內的兩側，貼有新詩各一首，剎那間，時光似乎綻放出一朵蓮花，讓我們在車廂中欣賞着詩句，蕩漾在詩人的情懷裏，一點也不覺車廂擁擠，車程時間冗長，即使已到站下了車，卻把那驚鴻一瞥的心喜，帶着走。

8月初拜訪《文訊》編輯部，社長封德屏和楊宗翰教授帶我參觀「文藝資料研究及服務中心」，驚喜見到每一位作家的作品，包括書籍、雜誌、剪報等井然有序地在書架上珍藏着，有余光中、白先勇、鄭愁予、鍾肇政、齊邦媛、林文月等等，甚至見到我少年時代喜歡的作家蕭白蘭的作品，還有用膠套包起來的、上世紀五十年代的早已泛黃脆化的珍貴書籍。

再次驚喜的見到書架上，整齊排列着白先勇主編《現代文學》《亞洲華文作家》《幼獅文藝》等等的書報、月刊、雜誌，還有一個個的檔案資料夾，裏面收集每一位作家的生平事跡、生活相片、作品介紹等；誠如白先勇說：「作家不用擔心自己的作品及資料，會被時間的洪流洗刷淹沒了，封德屏是在修文壇的菩薩行。」

這裏不是圖書館，是一家民間文學團體《文訊》雜誌社的辦公室，在封德屏社長的引領下，成為台北

一道亮麗的文學風景，又如汪其楣的序言：「許多文學人、文學事、文學風貌和趨勢，栩栩如生地在書頁間走過……」執筆至此，我感到多麼慚愧，為了搬家扔掉了好多書籍，每每想到此心碎不已。

封德屏在《文訊》雜誌工作已近40年，現在她擔任社長兼總編輯，是最早上班的一位，也是最晚下班的一位，為了集中時間工作，天天中午就吃便當（飯盒）。她把文學作為藝文產業來經營，例如，台北公共交通工具上的詩文，人行道上刻有詩人的詩句，舉辦文學活動，開闢銀髮專欄，向耆老作家邀稿，把自己的生命與《文訊》的工作交織在一起。封德屏在《且行且珍惜——我的文學情緣》中寫下「我們跌跌撞撞，顛簸前進，縱使皮破血流，但心中是滿滿的喜悅溫暖。」我相信凡熱愛工作，視工作為自己生命的人，一定會做得很傑出。

《文訊》在時代變易中，差一點被潮水沖走，曾面臨關門的命運；而今天《文訊》雜誌扛過了大風大浪，已經經營了41年，衝破了瓶頸，編輯的方向是面向世界，廣納華文文學資訊和作家作品，包括廣州、上海、香港、澳門、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的專家學者、作家、編輯和媒體參與者。封德屏說：「華文圈內的彼此呼應，即使隔着萬重山水，依然可以聚首交心。」是的，我們書寫為華文文學留下經典作品，為民族團結與文化復興貢獻綿力。



百家廊

### 雙搶時節

我出生在農村，兒時，家鄉把7月下旬的割稻插秧，這又收又種的時節叫雙搶。家鄉俗語「不插八一秧」，就是說雙搶要在8月前完成。時間緊，特別是沒有父親參與的我家，母親只得帶我們打時間仗——天蒙蒙亮就走向田野，暮色四合再回家。

割稻是雙搶的開始。我們赤腳在稻田裏邊割邊行進，眼睛關注着鐮刀收割和安放稻禾，泥水中偶爾碰觸到黃鱔或蛇，腳就反射性跳彈，又慌不擇路地逃離。飽受驚嚇後，心懷忐忑地開啟新一輪隊列的收割。

割下的稻禾被曬乾後，就要收稻。好想晚點出門，但母親要趕在天黑前把稻禾挑回打穀場。因而，沒得商量，午後三四點，我們就得頂着烈日奔赴田間，側身不斷地往前走動收攏曬過的稻禾，抱起來給母親捆紮。

帶有細密毛刺的稻禾會與脖子手腿腳有接觸，之後，接觸過稻禾的皮膚泛起密密麻麻的雞皮疙瘩，在田間無暇顧及。回家休息時，奇癢難忍，但頭一挨着枕頭，又沉沉睡去。第二天醒來，手腳不知何時被抓得破破爛爛。

收割，耕田，然後再是插秧。每

日清晨，姐姐就推醒我們，我們走到田間開始插秧，天才蒙蒙亮。我們低頭彎腰，左手推出一縷秧苗，右手接過隨即插入泥水中，人往後退，插下的秧苗排成一行行。長時間地彎着腰，感覺腰部酸痛，有時解秧苗繩子時直起身，姐姐會及時提醒。於是，又繼續低頭彎腰插秧。有時想看看身後還有多長，直起身子太顯眼，就從自己的胯下往後看。若後面渾水一片，心底涼颯颯的；若路就在不遠處，幹勁就來了。

記憶中，雙搶時節總是艷陽高照。衣衫被汗水浸潤，可以忍受；正午田裏的水滾燙滾燙的，也能適應；插秧一直都彎着腰，腰部酸痛，吃飯睡覺後都能緩解。但插秧總是低着頭，鹹鹹的汗水流進眼刺痛，接連幾天，眼睛紅腫，難以睜開，汗水不間斷，刺痛不間斷。每逢此時我就想哭，但田裏有更吃苦的姐姐和同樣早起摸黑的弟弟妹妹，於是只得強忍着。

好在插完秧，雙搶就結束了。剩下的假日，可以睡到自然醒，可以躲在樹蔭下邊看曬着的穀子邊做作業，可以與夥伴玩耍。紅腫的眼睛，奇癢難忍的雞皮疙瘩，都在雙搶後自愈了。

纖瘦的母親，在雙搶時節，不斷地挑起百斤左右的草頭（捆着的乾枯的稻禾）。剛上初中的姐姐也在母親的幫助下嘗試着挑擔，晚上我看見姐姐的肩頭磨破了皮，白天她依舊不停地幹活。但她面對草頭時，那畏懼但又不得不繼續的神情，深深刺痛着我，這也是我想哭時咬緊牙關不出聲的緣由。

雙搶的一幕幕在我的日記中留存。我想我的明天，會不會是面對草頭的姐姐和無止境操勞的母親？想到這，惶恐。

回到學校，坐在寬敞明亮的教室，沒有赤腳碰蛇的恐懼，沒有身生雞皮疙瘩的難受，沒有腫眼的折磨。有的是老師諄諄教誨和鼓勵，有的是與同學一起學習玩耍的歡快。

家鄉人信奉「鯉魚躍農門」。我的長輩就歷經了從農村走向城市的「躍農門」。歷經雙搶的暑假後，我對此寄予厚望。於是，我在校認真學習，主動學習，老師和同學盛讚我為優秀學生。但我知道我是用努力銷蝕心中的恐懼——一輩子面朝黃土背朝天、艱辛勞作的恐懼；用努力撥開心底的迷濛——不知明天怎樣，期盼學習可以尋到我想要的明天。



連盈慧

### 從今心比金牌堅

巴黎奧運閉幕總結成績，中美各得金牌40面，誰都知道，中國那面，含金量比美國還強得多，連同中國香港及中國台北的4面金牌，兩岸三地總共是44面金牌，不是嗎？

有幸活到2024年的中國人，看到今屆巴奧出賽男女健兒的亮麗成績，怎不與有榮焉而感到驕傲，難怪有老一輩人想起國家過去經歷過的苦難，忍不住振奮握拳向天狂呼：「天亮了！」

飽受西方冷嘲熱諷過的「東亞病夫」，今日這一代的中華兒女就是180度大翻身，要多強有多強：張家朗取下外國人一向強項的劍擊不說，光是22歲劉煥華抓舉+挺舉總成績406公斤，還有女子舉重的李雯雯總成績309公斤贏得金牌，現在怎不輪到臉紅的西方人自嘲囂嘩。

17歲全紅嬋10米高台跳水零水花和20歲潘展樂46.40秒自由式100米游泳的金牌，不止成績破

紀錄，連年輕度都分別破了世界紀錄；乒乓球連續5屆稱冠的猛將，更嚇到下巴洛杉磯奧主震震強過地震，聽說害怕得還準備要取消他們視為迷你原子彈的乒乓球賽。

中國人從靈活運用機智腦袋到腳尖的運動發揮到如此完美，全世界有目共睹，每次我們看到大家心目中的偶像勝出時，年輕人自信狂喜笑聲中，夾雜着老一輩朋友眼角同樣狂喜而滲出的眼淚，其中我們喻為「詩翁」的一個朋友，就不期然聯想起陸放翁《示兒詩》中那句「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而即時照顧口揀出一句：「金牌閃耀中華日，焚香報喜慰先雄」，他說「先雄」也是先烈，他最近剛看了杭州出版社搜集名人遺書編成的《告白人間》，當中不少抗戰時為國殉難年輕人的絕筆，那些烈士平均年齡大約28歲，行刑時都為中國當年積弱而痛心，疾呼過中國明日要強盛的口號，如今是他們期待中出現的明日，泉下必然含笑了。



百看不厭的圖片。作者供圖



欣有靈犀

### 西安之旅的啟示

西安，中國四大古都之一，曾被稱為「長安」，西安是中國古代歷史上十三朝古都，是中國乃至世界範圍內著名的歷史文化旅遊城市。8月中旬去了一趟西安，短短幾日的「近觀」，就已被這座古城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深深吸引。

幾日內，當地資深文化導賞員帶我們一行人參觀了西安博物院、陝西省博物館，也去了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院和秦始皇帝陵麗山園、華清園等景區。正值暑假，所到之處皆人頭湧湧，擠滿了來參觀的大人和孩子，天氣酷熱，卻絲毫沒有阻礙人們近距離欣賞具有上千年歷史文物的新奇和熱情。

西安城處處是文物和古遺址，據導賞員介紹，西安傳統意義上的核心「城區」很小，被古城牆包圍，而當地政府規定建於「城區」的建築物不可以超過古城牆的城樓，大部分重要的景點和酒店也位於此處，所以城區是遊客聚集最多的地方。出了城牆，就到了西安人眼中的「郊區」，西安超過95%的人都住在「郊區」，「郊區」反而高樓林立，布滿各種現代化設施和商業中心，西安當地人都在此生活、工作。

可以看出，西安十分注重旅遊文化產業，無論是城區裏的古蹟景點、博物館，還是極具漢唐風情的文創景點，或者較遠的位於臨潼區的秦始皇帝陵景區，已頗具規模，景區的管理也相對專業、高效。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古蹟遊，西安還打造了「長安十二時辰」、「大唐不夜城」等大型實景穿越體驗旅遊街區，吸引大量的年輕人前來體驗。例如，「長安十二時辰」以唐市井文化為背景，以網劇《長安十二時辰》IP為主題，以沉浸式體驗為核心，在建築、人物、服裝、語言、音樂、故事等領域進行「全唐化」包裝，同時圍繞沉浸式故事體驗，設定配套的餐飲、文創、工藝等內容，打造集全唐空間遊玩、唐風市井體驗、主題沉浸互動、唐樂歌舞演藝、文化社交休閒等為一體的唐都市井文化體驗地。

西北人的包容度相當高，這也是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景區畢竟是景區，如果遊客來了，還要用冷冰冰的服務態度和挑剔的眼光看待他們，相信不會有人再慕名前來。在西安短暫的5天時間裏，能夠感受到遊客和當地的居民都能和諧相處，西安人也熱情好客，連餐廳的服務員在送上一碗香噴噴的biangbiang麵時，也能順便給大家講上一兩句西安古城的歷史，看得出他們真心熱愛自己所在的城市，也熱愛這座古城所積澱的文化。

從西安回到香港，不禁思緒萬千。香港也曾是很多內地朋友嚮往的旅遊城市，雖只是彈丸之地，但仍有不少頗具特色的本地歷史文化和風土人情，如果可以系統化地整理，向遊客娓娓道來，全面展示，再結合本地文化創意青年的精心「裝扮」，相信香港這顆「東方明珠」的旅遊文化品牌會再度閃閃發光。



琴台客聚

### 我的多啦A夢妹妹

前不久我賣掉自己住了近4年的別墅，自大屋搬到小屋，從聯繫搬家公司，到收拾打包東西，再搬到新屋，幾乎一直都是妹妹在張羅，我便恍惚地感覺搬家的不是我，而是妹妹。

到了新家，在新家接應的閨蜜燕婷見妹妹一路有條不紊地安排工人卸貨，又仔細檢查新家的水電和門窗，唯恐我用得不方便和住得不安全，連搬家工人在卸貨過程中吃的晚飯，她都細心地在我和同樣陌生的地方點了外賣。未了，又在我燕婷都未發覺的時候利落地拆了裝食品的紙箱，把所有從舊屋搬來的食品分好類放進冰箱……見到這樣的妹妹，燕婷不禁笑道她終於明白為什麼我平常慣會懶惰和拖延，又連許多生活中的基本常識都不懂得，原來是被妹妹「養廢」了。燕婷又羨慕起我來，因為被妹妹「養廢」的人是幸福的，有妹妹慣着，凡事都不用自己操心。

妹妹不是我的親妹妹，她叫東英，是我女兒的姑姑，儘管我和女兒的父親已

分開多年，但在我心裏和我的文字裏，東英一直是我的妹妹，比親妹妹更親。

妹妹是學服裝工藝的，我們相識於30年前，見我第一面她就高興地說，她一直想有個姐姐，有好看的衣服可以和她換着穿。然而因為我比較豐腴而妹妹很瘦，能夠換着穿的衣服並不多，但自此以後我就再也不用為買衣服而操心，妹妹對服裝有獨特敏銳的審美能力，30年前她買給我的衣服如今拿出來穿仍舊經典不過時。這30年來，我的衣櫃中還是一直在不斷增添妹妹買給我的新衣服。

後來我和女兒說妹妹是我們的多啦A夢，除了衣服，在生活中我們所需要的許多物品，只要提到，她都能變魔術一般拿出來給我們，生活中的許多事情找到她，她都能想到辦法解決。所幸被妹妹帶大的女兒並沒有像我一樣被「養廢」，而是變得像她的姑姑，在慢慢地成為一個小多啦A夢。

妹妹和我一樣喜歡種植花草，搬家的時候在別墅的院子裏挑了一些她認為比較有價值的盆栽搬到新屋種在陽台上，

又執意要將一棵我養了十多年的綠櫻三角梅挖出來搬到妹妹的鄉下老屋去種，妹妹笑她「孤寒」到連一棵花都不捨得，妹妹說這棵花市值2,000多元呢。我卻是知道的，因女兒已在澳洲定居，過兩年我亦會搬到澳洲與女兒團聚，和妹妹在一起的日子將會更少了，那棵三角梅種在老屋，除了價值，除了好看，更是一份長久的念想。

動畫片《多啦A夢》裏的機器貓多啦A夢與大雄沒有血緣關係，甚至不是一個物種，但多啦A夢對大雄的照顧和愛超越了物種和血緣。妹妹和我亦是如此，30年來有着不絕的變化，但唯一不變的是愛，愛讓我們成了真正的家人。



東英在花樹下！作者供圖